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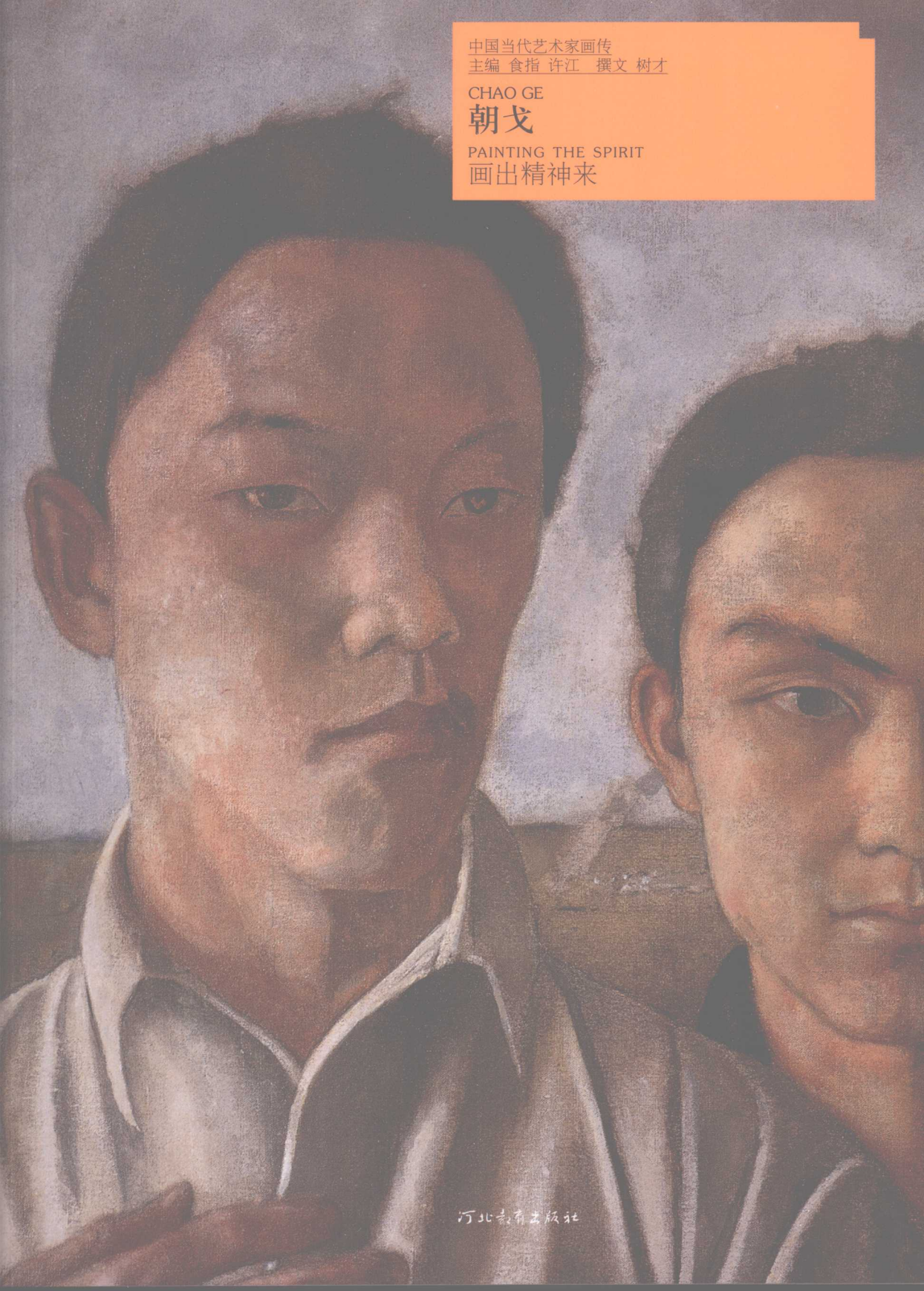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树才

CHAO GE

朝戈

PAINTING THE SPIRIT

画出精神来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食指, 许江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4-6317-2

I. 中... II. ①食... ②许... III. 艺术家—评传—中国—现代—画册 IV. K825.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6578号

策 划 / 三尚艺术

特约编辑 / 陈子劲 张 健 熊 磊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邮编 050061)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3号楼2层, 邮编 100101

电话 010-84853332

编辑总监 / 刘 峥

文字总监 / 郑一奇

责任编辑 / 杨 健

设 计 / 郑子杰 王 梓 吴 鹏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中青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1092 1/16 12印张

出版日期 / 2006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6317-2

定 价 / 580元(全套10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中国当代艺术家画传
主编 食指 许江 撰文 树才

CHAO GE

朝戈

PAINTING THE SPIRIT

画出精神来

序言一

如此规模地组织当代重要诗人写画家介绍画作，不仅是一个创举，准确地说，是恢复了一座古老的文化桥梁，把诗人和画家传统意义上的朋友兼兄弟关系又建立起来。从文化的角度看，一批在汉语中成长的画家当然要用汉语的眼光来理解、认识、批判。

精神转化为产品，是时代的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按照各自的规律向前发展，它们并不同步，但在某一点上有时会达成平衡或统一。比如一幅画在一个家庭体现了双重价值。

但艺术品进入民间市场不应该是一件盲目的事情，必须建立良好的秩序，这需要时间和过程，重要的是需要一批人为此付出努力。首先就是要培养大家的感受力和鉴赏力，逐渐让更多的人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作品，什么是传统和创新，怎么样的画才有价值，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谁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画家。

通过人类学意义上人性最敏感的诗人，我们进入一个个画家的灵魂。他们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有生老病死。大多地方他们也是普通人，而在某一处，他们显现了神奇的记忆。对一幅作品的评判首先是对一个人灵魂的拷问。

这套书的出版可喜可贺，它填补了一个空白，如此大面积的当代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和最重要的画家在同时做着一件认真细致的工作。

我感谢他们！

食指 2006.8

Prefac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s are gathered together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write about painters as well as their masterpieces. This large-scaled activity serves not only as a pioneering work, but a bridge through which the classic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between poets and painters is restored. Culturally speaking, painters raised in a Chinese-speaking environment will undoubtedly try to appreciate paintings with eyes peculiar to the Chinese.

To convert spiritual intelligence into tangible products is the current practice, which shows the progress of our civilization. Though both spiritual and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vanced in their own orbit yet not synchronically, the point will somehow be arrived at when balance or unity is reached between them. A painting hanging in a room is just an example to the point, which demonstrates the above-mentioned double values for a family.

But art works should never hit market blindly. A fine order is a must, which requires time to develop, and most of all, efforts devoted by lots of people. To begin with, we should nurture people's sensi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appreciate. Gradually, we must let more to discern what a lasting art work is, what tradition and creation are, and what a valuable painting is. But all of these are possible only when the precondition is satisfied, that is, there lives a real excellent painter.

Anthropologically, poets, through whom we may enter into painters' souls, are the most sensitive to human nature. They are mostly ordinary mortal people of flesh and blood, whose lives are also full of joys and sorrows. But in one particular place, they, somehow, display their unique wizardly power to see A to Z of all details of everything and express them without any omission, which can be briefly said as the unique combination of his emotion, imagination, intellect and intuition. Therefore, for a poet to pass his judgments on to a piece of art work, he has to be first all of put to the torture of his soul.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set of books is a delightful event, for it fills up the gaps, and gathers together nationwide the most excellent poets and important painters to be painstaking with the common task.

I hereby give my thanks to all of them!

By Shi Zhi August, 2006

序言二

西汉扬雄曰：“言，心声也。”诗与画都从于心。

今天，我们带着一颗诚挚的心在这里相会。

“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在这里，诗与画在这里，找寻彼此相识相知的气息和心迹，并以此去召唤真正富于诗性和画意的生活。

诗人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诗人是一种灵魂的类型。这种灵魂总在漂泊，居无定所，并总是从躯体上抽离出去，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回望自己，返观自照。诗人总是在远方看到了自己，看到了真正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到不了那里去。并不是所有写诗的人都称得上诗人。许多从事别的行业的人们那里，却蕴含着诗性。真正的诗人在生活中。我们向真正的诗人们致敬！

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缺少诗人却盛产歌星的年代。那歌总将诗的思想和激愤掷去，却将浮华张扬；我们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将一切都插电的年代。诗言志的本色被淹没在世界的图化和碟化的绚烂之中，诗人的赤诚与明澈正面对着媒体独裁和技术优先的双重黑衣。

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没有诗性的生活。我们可以容忍没有诗，但我们不能容忍将许多假象滥充为诗性。所以，我们走在一起，重新寻找诗的气息，重新寻找诗性和诗人的灵魂。

许江 2006.5

Preface

A well-known Chinese poet once said: Words are the voice of the heart, so are paintings. Also,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both writings and paintings originate from our heart.

And today, with sincere hearts, we, poets and painters, are meeting he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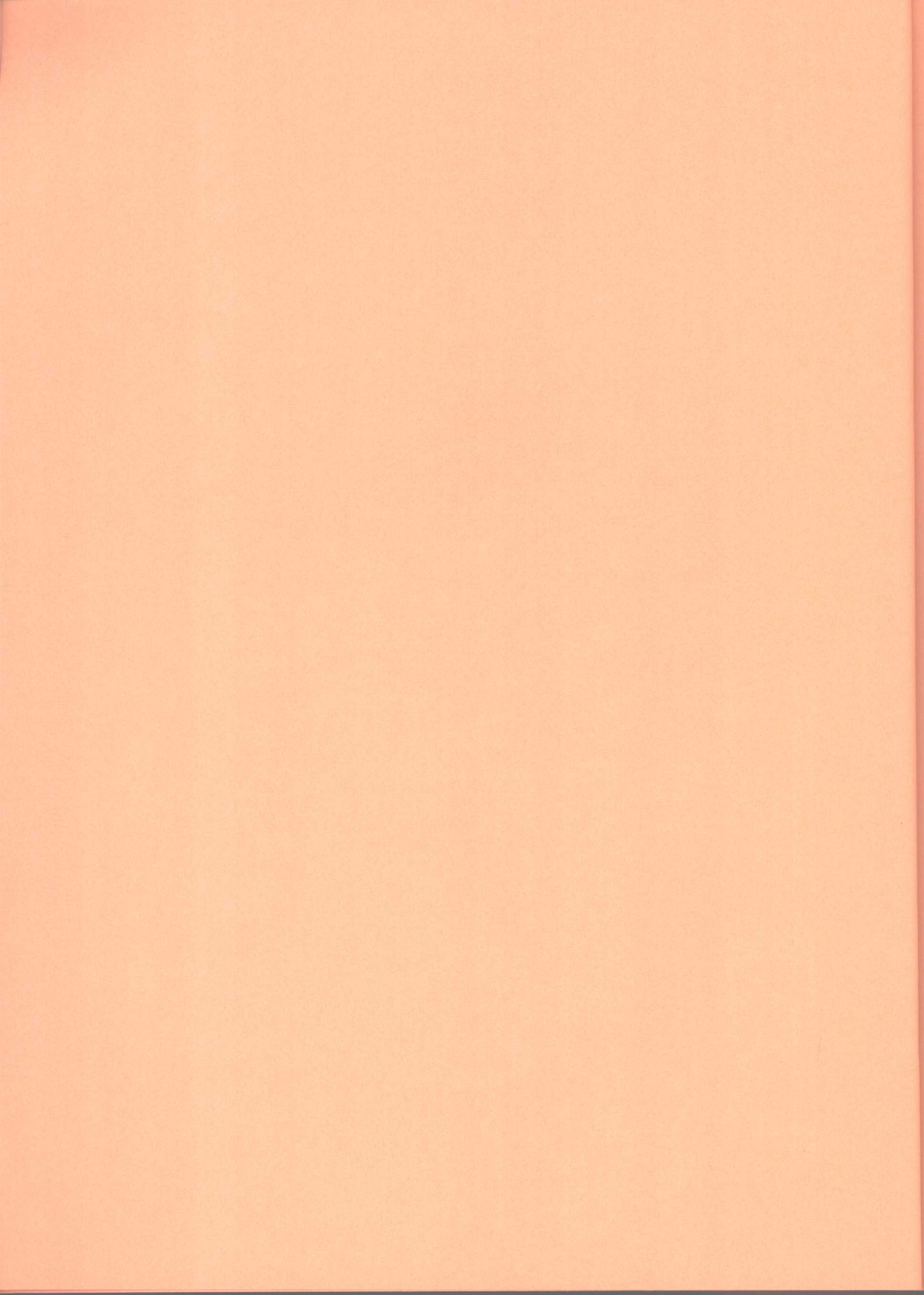
As one passage from a poem goes, "Swallows, like the ones I knew, return". Like the swallows we are now here in search of a kind of feeling and atmosphere that are understood and familiar to us, in an attempt to call on a truly poetic and picturesque life.

Poet is neither an occupation, nor a social stratum. Poet is kind of an unsettled soul, always on the drift. Often it retires itself from the flesh body, and looks back on itself from the remote horizon. It is usually in the distance that poets find his true self, as well as true life, a place he can never reach. Not all that compose poems are poets; poets may also be found among people in all works of life. True poets hide themselves in our daily lives. Let us salute to all the true poets at present.

Ours is a time which lacks in poets and which produces too many popular stars, who, more often than not, cast away poetic thought and feelings, leaving only the vain glory. It is time in which everything is plugged in. The mission of the poetry to express one's ambitions has already been forgotten and lost in the false splendor of the madding world, and the loyalty and purity in poets are now faced with the double dark forces: media which dictates, and technology which is put on prior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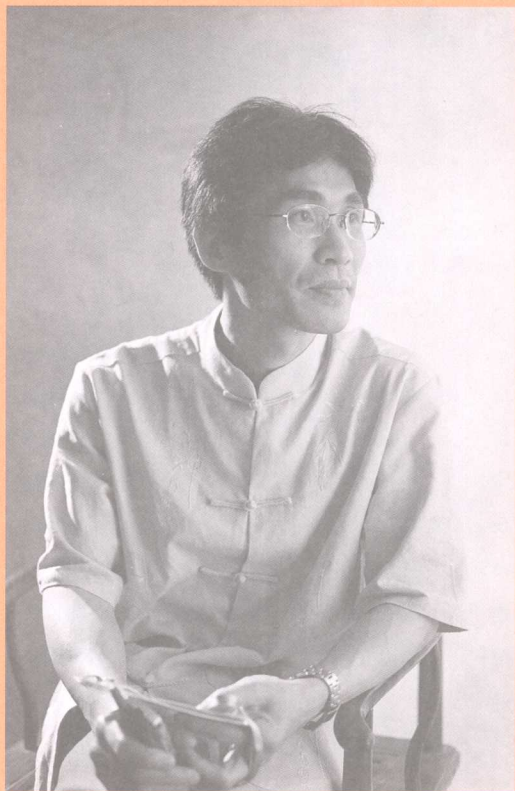
We can have no poems in our life, but we can never tolerate life without poetry or life permeated with pseudo-poetry. So, let's be together, rediscovering the aroma of poems since forgotten, the poetry in our time and the soul of the poets.

By Xu Jiang May,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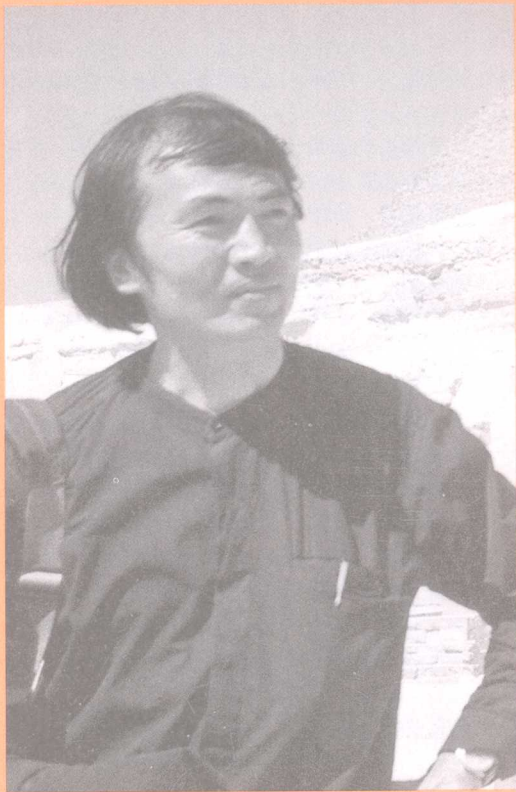


目 录

10	引言
11	朝戈的出身
12	少年时期和大自然
13	“文学给我的感受像火一样”
14	去草原——人生经历中极宝贵的时光
14	1978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5	返回内蒙古：走自己的路
16	素描，伟大而朴素的奇观
18	人物和肖像画：《盛装》、《大气》
19	《牧民的儿子》：心理分析绘画
20	《敏感者》，敏感到了什么？
21	“我是知识分子画家”
22	坦培拉作品
23	俄罗斯之旅和美国之旅
25	威尼斯双年展
26	2000，“十国之行”
27	风景画：静观壮阔的大自然
28	“我的民族和我的心灵”
30	2006，意大利画展：“经典的重生”
33	朝戈作品
	附：朝戈简介



树才，当代著名诗人。生于浙江，现居北京。
《世界文学》编委，在非洲做过外交官，
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的创始人。
他的诗像小夜曲一样优美，他纯洁的抒情充满人性。
著有诗集《单独者》及多种译作。



朝戈，1957 年生于呼和浩特。蒙古族。
1982 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代表作有《盛装》、《蒙古女像》、《敏感者》。
2000 年，参加“20 世纪中国油画展”（北京·中国美术馆）。
2006 年 6 月，应意大利政府邀请，赴意大利罗马，在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举办大型个人画展：“经典的重生——中国著名艺术家朝戈绘画作品展”。这次展览引起了轰动性的反响。

引言

画出精神来——精神是画得出来的吗？答案是肯定的。这正是绘画的神奇之一。

精神，既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也指宗旨或主要的意义，此外它还有一个意思，指表现出来的活力。那么一幅画的“精神”是谁给的呢？画家。一幅画要有“精神”，首先得这个画家有“精神”。而画家也只有在领悟和掌握了绘画的复杂技艺之后，才有能力让笔触、线条、颜色……携带着“精神”进入到画里去。一幅画里精神的“在场”，观者的眼与心是“看得见”的。

而一幅画里的“精神”必是双重的、统一的，既是画面呈现出来的精神气息，也是画家灌注进去的精神发现。确实，必须把眼睛理解成心灵之窗，因为只有心灵才能“看见”肉眼看不见的事物的本质。凡·高的《向日葵》难道仅仅是一棵向日葵吗？凡·高绘画感人至深的地方，就是他的画中浸透着一颗赤子之心和一种圣徒般的牺牲精神。观者从凡·高绘画作品的整体氛围中，感受到了那种灼人的燃烧般的精神气息。

如果把艺术家只分为“才艺型”和“精神型”两类的话，那么毕加索、达利就是“才艺型”的，而凡·高、塞尚则是“精神型”的。当然，这么分并不是要把“才艺”和“精神”对立起来，正相反，“精神”一定蕴含着足够丰富的“才艺”形式，因为“精神”是艺术家经由“才艺”才能抵达的境界，但又是对“才艺”的超越。“才艺”属于个人天赋，而“精神”则向整个人类敞开。

朝戈就是一位“精神型”的艺术家。在他的艺术中，闪耀着一种精神的光芒。尽管他的内心常常充满痛苦、怀疑和焦虑，但这种精神的光芒，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一直引领着他的艺术探索和人生之路。我是个写诗的人，对绘画本身所知甚少，但朝戈的艺术深深地打动了。我甚至认为，他就是一位用绘画语言写诗的诗人！他的人物画深刻，他的风景画宏阔，他本人则敏感而富于洞察力。他是用他的画笔，用他深刻领悟了的线条和色彩，把大自然的壮阔之美和人类的心理真实升华到了精神的高度。他的画有一种直指人心的气势。

2006年5月，我约了几位诗友，在朝戈夫妇的陪同下，去看了他为6月份赴意大利举办个展“经典的重生”而准备的一次预展。我第一次亲眼“目击”他的这么多原作，感到很震撼。看原作和看画册真是大不一样！站在他的画面面前，我发觉自己愿意久久伫立，那些人物的眼神和面孔能抓住我的心，仿佛有什么生命的秘密要向我诉说。而他的风景画，画的是广阔的草原和山野，坐在稍远处静静地看，视觉的感受会更强烈，画面上透出一抹苍茫的时空感和一种与天地同在的永恒感。我也非常喜欢他的素描作品：异常的朴素、简洁和传神。无疑，朝戈是一位大画家，在某些方面甚至称得上伟大。

在与朝戈两年多来的交往中，我感到朝戈的人性是温暖、善良、忧郁而深刻的。他极敏感，又好思索，常常陷入精神的焦虑之中。也许他已经习惯于生活在某种焦虑之中，同时他也直面焦虑，从焦虑中感知外界，挖掘自我。他是一位有着深刻的自我理解力的艺术家。他身上令人惊异的心理洞察力和精神直觉力，正是源自他对艺术本质和人生意义的充满焦虑的痛苦思索。可

以说，像他这样具有艺术思考力和表达力的画家，像他这样始终坚持人文思想的艺术家，在中国如果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艺术潮流中，朝戈显然是一个反潮流者。他坚定地追求艺术的“精神”价值，而不是“商业”价格。他非常看重自己作为一位艺术家的使命，这种使命感使他真正去爱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把目光投向世界。他说：“最好的艺术就是最有人性的艺术。”他渴望让绘画回到最重要的对人的关系中去。

关于绘画和精神的关系，朝戈自己的阐释最到位：“我所探求的是人类有史以来具有支撑作用的那种精神理念，在这个时代这是少数，但却是重要的存在。”“我的画风回到早期的宁静，我在寻求人类精神重要的一面。”“我在最简约的严格的视觉形式中重新寻求绘画与精神。”“我毫不怀疑自己的艺术将成为一部精神史。”

是的，我也毫不怀疑！因为朝戈的全部作品都是紧紧围绕“绘画与精神”的轴心关系来展开的。精神的在场，这才是朝戈的绘画所真正追求的。有了精神，艺术的存在也就有了意义。

一句话，他想画出精神来。



浩特（局部）



阴山远行

朝戈的出身

朝戈，蒙古族，1957年1月19日生于呼和浩特。

在蒙古语中，呼和浩特是“青色的城市”的意思。那么“浩特”又是什么意思呢？人们通常把城市当作“浩特”，但“浩特”也可以是一个镇或一个公社，也就是“居民点”的意思。朝戈1984年画过一张素描，名字就叫《浩特》：辽阔的草原连绵起伏，涌向天边，草原中央有一些黑点，应该就是一些房屋吧，它们裸露在广袤的天空下，渺小而无助，幸好大草原庇护着它们，把它们安顿在平缓背风的山坡下。这张素描有力地暗示了人类对大自然的那种依赖关系。

朝戈是在一个典型的蒙古族的家庭和感情氛围中长大的。家中姐弟三个，他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位教世界史的大学教师。他一生坎坷，年轻时壮怀激烈，是一位热血青年。他对事物有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和理解力。当电视台记者问他幸福不幸福时，他的回答就很辩证：“幸福。但是呢，幸福没有标准。怎么算幸福呢？”他对朝戈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既引以为骄傲，又保持着冷静。他对电视台记者说，朝戈的艺术“是相当难的东西，而且也需要时间，所以对与不对，好与坏，现在下结论恐怕过早”。这些话包含着一种冷静的历史眼光。

朝戈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蒙古族妇女。她非常善良，按朝戈的说法，有一种“本质的善”。小时候家里穷，她没有机会念书，但特别喜欢有文化的人，特别希望下一代好好地读点书。母亲至善的性格，对朝戈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朝戈的心目中，母亲是很崇高的一个形象，几乎就是“宝日很”（蒙古语“佛”的意思）。

朝戈（蒙古语的译音），在蒙古语中是“火”或“火光”的意思。中

国人对名字是很迷信的，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常常暗示着一种命运。名字起好了，可保一生平安，有出息；名字没起好，会有厄运降临，那就得改一改。这种“迷信”也许在朝戈身上应验了！一方面，从这个名字可以看到父母对儿子的一种期待，“火光”正是让人产生希望感的事物；另一方面，朝戈的艺术追求，也正像一簇“火”那样，倔强地想燃烧出“光”来。这“光”就是精神之光。

也许还应该提一下阴山。呼和浩特位于阴山南麓。阴山是中国西部的著名山岳，离朝戈的出生地很近，至多也就10里路，朝戈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它。阴山一带，天高地阔，宁静荒凉。朝戈1995年的作品《阴山远行》，画的就是阴山的地形地貌。这是一幅宏伟的作品。而据史书记载，公元5世纪，聚居此地的匈奴西迁，穿过整个欧洲大陆，最终把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赶到了西欧，并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

对朝戈来说，阴山意味着一种更开阔的视野。他作品中那种特有的广阔感和历史感，就源自阴山一带古老辽阔的原野对他幼小心灵的滋养。

少年时期和大自然

1963年，朝戈上小学。

上学以前，朝戈就天然地喜欢画些东西。朝戈的父亲发现他有这方面的兴趣，就尽可能给他创造条件。他的父亲很注意在精神上启发朝戈，给他讲一些俄罗斯的寓言故事。朝戈的母亲是个劳动妇女，尽管没什么文化知识，但她会用蒙古语给朝戈唱一些她小时候唱过的民歌，她把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到3个孩子身上。在家庭生活里，朝戈的感觉是很温暖的。

在朝戈的记忆中，他是在包头附近度过少年时期的。他记得那里有“非常具有阳光感的旷野”，有非常好的杨树林和沙滩，有一棵粗壮有力的百年老树，还有斜坡上的三眼清泉……但30年后重返时，泉水已经衰竭，老树已经枯死，杨树林也所剩无几，人们盖起了许多房子，烟囱如林，一些化工厂正在冒着浓烟，灰尘几乎遮住了半边天空，这使朝戈的内心感到一阵颤栗，他内心某种宝贵的记忆被彻底破坏了。

少年朝戈对素描有很大的兴趣。初高中阶段，朝戈画了很多素描、速写、水彩画。那时，他常常与同伴到街上或城郊的车马店，去寻找那些满脸风尘、可以为他坐10分钟或半小时画像的农人。画像的时候，他感到十分兴奋。他用很浓的粗线条画那些头像，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环境，只是尽情捕捉农人脸上经长年风吹日晒而形成的沉重色调和粗糙轮廓。在农人昏暗的房间里，他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朝戈自己觉得小时候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面对大自然，他常常会陷入沉思默想。他对大自然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阳光、风、遥远的云……能给他的情绪带来很大的波动。他会观看天色怎样一点儿一点儿起变化，彩虹怎样一点儿一点儿升起来，下雨天，他觉得心情黯淡，阳光灿烂时，内心又涌起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可以说，整个童年时代，大自然的五光十色给朝戈留下了无法忘怀的新奇感和巨大吸引力。

大自然对朝戈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朝戈一直用素描来记录他对大自然的感情和发现。在每一张风景素描背后，朝戈都付出了十几里甚至近百里的长途跋涉。他后来非常迷恋天气的变化，因为他渐渐感悟到风景画对天气的依赖，因为大自然在天气变化中常常显露出非同寻常的东西。而阳光、风云和自然气息的变化更是转瞬即逝，这让朝戈感叹“画家是一些十分笨拙的人”，因为画笔捕捉的速度永远跟不上大自然变化的速度。

“文学给我的感受像火一样”

初中时，朝戈就与书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他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他当时读到的作品，除了中国的古典文学，大多是苏俄文学和法国19世纪文学。朝戈很兴奋地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几乎完全沉浸进去了，把小说故事当成了非常真实的现实，因为小说讲述的正是—一个敏感的少年怎样在艰难的现实逐渐成长为艺术家的奋斗历程。他还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巴尔扎克的《幻灭》。高尔基的思想对朝戈也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我的大学》讲如何走到生活里去，走到广大民众中去，走向一个广博的世界。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他怎样选择下一步的人生道路。

欧洲文学之所以对朝戈能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是一种“思索的文学”，对“人”有一种高度的关心，而且有一种光明的东西，一种激励人去奋斗的理想。而这正是少年朝戈所渴求的。相形之下，朝戈当时所处的社会现实却非常粗陋，几乎人人自危，根本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关爱。可以说，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这些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朝戈的感情倾向，并使朝戈的思想和人生观找到了一个基本的指向。

把中国古典文学与欧洲近现代文学作—个比较，朝戈发现，东方文学更多地是从审美层面展示悲剧的价值，而欧洲文学则从人的心灵生活、人的社会存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等社会层面思考悲剧的价值。欧洲文学对朝戈的启迪，使他能把人性放到—个立体的社会结构中去思考，并探寻关于人的价值、理想和真理。朝戈的人文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形成了—个基础。

高中时，朝戈结交了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大多数是同学。他们都自发地热爱文学、绘画、诗歌，求知欲很强。他们充满热情，喝很多酒，然后争论……对蒙古族的艺术，特别是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民歌。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家互相间的影响是很大的。朝戈后来回忆起那段时光，“青年人的思想再加上酒，那些夜晚是无法忘怀的”。

关于文学，朝戈动情地写下过这么—句话：“文学给我的感受像火—样”。在沉重的社会现实和单调的生存氛围中，不是别的，正是文学的力量，吸引了他的目光，温暖了他的身体，照亮了他的心灵，并使他对未来萌生出理想。文学给了朝戈—种既清晰又朦胧的人生启蒙，同时激发起他强烈的艺术表达欲望。

去草原——人生经历中极宝贵的时光

1976年，朝戈高中毕业。朝戈是长子，家里想把他留在城里，但朝戈特别希望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里去。看到他的决心那么坚定，家里也就转而支持他。朝戈的选择是草原。同年7月，他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自主选择去草原插队。

当时朝戈的脑子里有两个想法：一是接近他所热爱的蒙古人，二是上大学。那时候中学毕业没有资格直接上大学，必须经过插队或留城到工厂再由基层单位推荐。在广漠的草原上，他生活了两年。那两年朝戈干过许多事情，放过一段时间羊，打过零碎工……但他没有忘记画画，放羊时他就画一些羊群和自然环境。每天跟着羊群，在横贯东西的阳光中到处游荡，这对热爱大自然的朝戈来说是多么惬意！朝戈对草原广漠自然的那种深厚感情，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积累起来的。

1977年，朝戈被聘为当地草原小学的教师。学校很小，没几个老师，朝戈什么都教，语文课也教，算术课也教，体育课也教，图画课就更得教了。他和那些天真可爱的牧民孩子感情很深。朝戈把他们当作模特儿，画了大量的速写，今天画巴特尔，明天画斯琴，后天又画乌力吉……草原上人烟稀少，教书使他少了许多寂寞。

有机会时，他也去学习骑马，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好骑手。牧人们常在一边友善地笑他骑马的姿态，当他从马背上掉下来时，他们就笑得更厉害了。朝戈毕竟不是在草原上长大的青年。在牧民的眼里，他可是一一位有知识的青年教师。我见过一幅朝戈骑在马上照片，他骑坐在马鞍上，双手把缰绳拉到胸前，而那匹马也乖乖地停着，然后朝戈微微侧过身子……从照片上看，他脸上的笑开心而羞涩，而他夹着马胯的双腿则显得有点紧张。

两年的草原生活，对朝戈的人生和艺术来说都是举足轻重的。画那些牧民的孩子，是他早期一种重要的艺术实践。更重要的是，朝戈在那两年感受到了壮阔的草原那种特有的诗意。在朝戈的绘画里，无论人物面孔，还是天空排云，都有一种强烈的静穆感，这实际上就来源于他体验过的草原和人的生活。广阔的草原是静穆的，朝戈在其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静穆感。在当代中国美术界，恐怕再没有像朝戈那样追求静穆感的画家了。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追求也是源于他对草原的体验。

从19岁到21岁，朝戈在草原一方面感受到游牧生活的那种诗意，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很多困难，建立起了很大的自信心。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下来，没有放弃绘画的理想，又观察和体验了广阔的自然草原，这对青年朝戈来说是最难得的一种磨练。可以说，草原的生活经历是朝戈后来受用不尽的一笔精神财富。如何来表现体验到的草原自然的广袤和诗意，这成了朝戈在绘画中一直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197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1978年，朝戈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央美院那一届在全国范围招生，只选取8名成绩优异的青年，朝戈是其中之一。当时，朝戈其实报考了

两所学校：电影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结果都考上了，朝戈选择了纯艺术的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朝戈在大学阶段是非常兴奋的，同时又充满困惑。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思想、文化和艺术又重新活跃起来。从传统艺术到现代绘画，包括崭新的思想，朝戈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向他打开大门。他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就中国传统艺术而言，朝戈极为赞赏东方艺术中自晋以来的具有开创性的艺术阶段。

朝戈接触了现代主义，感觉很新鲜，也接触了西方传统的古典主义。文艺复兴给了朝戈很大的震撼。他发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这些画家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发现了人性的光彩，并对人性抱有很大信心，这和朝戈当时的理想主义及他对人性的期望与关注是有很高一致性的。

文艺复兴对朝戈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于艺术本身，更在于强有力的人格以及严谨的研究态度。朝戈认为，在文艺复兴艺术丰富的表达力中，素描占有一个极高的位置，那时的艺术家用素描的方式研究了极其广博的领域，比如万物的构造，宇宙的平衡……正是这种对自然和人的重新挖掘，使艺术不断展现新的活力。朝戈说：“素描形成了15世纪艺术的风骨所在。”

大学期间，朝戈自觉地经历了一段白热化的素描训练。当时的教学安排弹性比较大，上午、下午直到晚间10点，都可以进行素描。素描使朝戈沉浸在对人体的微妙感情和形体感官的体验之中。一天黄昏，他正独自走在街上，周围是流动的人群，但突然，朝戈有了惊人的发现：那天的人群里，每一张面孔都不是习以为常的那种平淡，而是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每个人都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线条，每个人的形体都按照自己的方向运动。那次的体验极其强烈，朝戈一下子意识到素描已使他拥有了一种超常的敏感力和控制力。他有能力“窥见”普通事物潜在的惊人特性。确实，素描在朝戈的艺术中一直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这是他绘画的重要基点。正是通过素描，朝戈获得了独立的造型方式，并逐渐从古典主义走入了心理分析的领域。

那么朝戈的困惑又是什么呢？恐怕是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朝戈身上是有双重人格的：对人性 and 人的价值来讲，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社会生活而言，他又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从个性上讲，朝戈是富于理想主义的，容易形成一种比较激进的人生观。可以说，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构成朝戈人格的双重特征。朝戈思想上的许多痛苦实际上就源自人格上的这种双重性。

朝戈后来回忆，“我上大学上得并不轻松，尽管我是努力的，但还是不能充分地适应教学要求”。他承认，学校给予了他很多。大学期间，他观察了欧洲现代主义的兴起，了解了欧洲的古典艺术以及早期艺术，获得了面向世界的艺术视野。

返回内蒙古：走自己的路

1982年，朝戈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那一年，朝戈可以留北京，但他认为自己的人生需要一个独立的阶段，于是选择了走自己的路：回到内